

元初北方士大夫的書畫活動與鑒藏： 以王惲（1227-1304）《秋澗先生大全集》為中心的幾點考察

盧慧紋

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

提 要

西元 1234 年蒙古滅金，往後數十年間廣攬人才助其治理漢地。忽必烈自 1251 年起負責總領漠南漢地事務，禮聘大批漢族儒士、亡金士大夫入幕。這些幕士後來成為蒙元政府中的重臣，在元初政治、制度及儒學教育上有重要的影響。元初官員、文學家與書畫鑒藏家王惲（1227-1304）著有《秋澗先生大全集》共一百卷，多記金末元初事跡、典章沿革及見聞掌故，史料價值極高，其中亦收錄為數甚多的書畫題跋。王惲所觀覽的書畫名跡上起三國，下至金與元初，其題跋內容涉及評賞與品鑒，亦記同好往來與聚會，對瞭解金末元初北方的書畫活動至為重要。《秋澗先生大全集》所涉極廣，可探討的議題極多，本文就其中所見大都藝文圈網絡概況、宋亡後書畫文物的流動、王惲對唐代書家顏真卿（709-785）的評價以及顏書的傳布等方面，檢出幾點觀察，以為進一步研究的基礎

關鍵詞：王惲、秋澗先生大全集、大都、顏真卿

一、前言

西元 1234 年蒙古滅金，往後數十年間廣攬人才助其治理漢地。忽必烈（1215-1294）自 1251 年起負責總領漠南漢地事務，禮聘大批漢族儒士、亡金士大夫入幕。這些幕士後來成為蒙元政府中的重臣，在元初政治、制度及儒學教育上有重要的影響。學界對這批人物在政治上的作用探討較多，但較少關注他們的書畫活動及為大都藝壇所帶來的深遠影響。元初官員、文學家與書畫鑒藏家王惲（1227-1304）為承先啟後的代表人物。他的活動年代跨世祖與成宗兩朝，而且留下大量的題跋文字，為探討元初北方士大夫的書畫活動及鑒藏提供了重要的材料。

王惲（1227-1304），字仲謀，衛州汲縣（今河南衛輝）人。其著作繁多，合為《秋澗先生大全集》一百卷，多記金末元初事跡、典章沿革及見聞掌故，並收錄豐富的題畫詩與書畫題跋，史料價值極高。王惲題識的書畫作品上起東漢，下至元初，其題跋內容涉及評賞與品鑒，並記同好間的往來聚會。此外，王惲觀覽至元十三年十二月（1277）北運南宋內府文物所記之〈書畫目錄〉亦收於其中，因此此書對瞭解金末元初北方的書畫活動至為重要。《秋澗先生大全集》所涉極廣，可探討的議題極多，本文就其中所見大都藝文圈網絡概況、宋亡後書畫文物的流動、王惲對唐代書家顏真卿（709-785）的評價以及顏書的傳布等方面，檢出幾點觀察，以為進一步研究的基礎。

終元一代，文人雅集風氣極盛，南北皆然，眾人在雅集中賞鑒古代書畫、題詠跋識是十分重要的藝文活動；同時，這些受賞鑒品評的古代作品，成為文人書畫家的取法典範，對當時的書畫發展造成了不小的影響。

1980 年代起，學界關於元代文人畫的研究十分興盛，亦關注當時書畫交遊圈的活動與人際網絡，已有不少成果。元初 1280 至 1300 年代，在江南的吳興、杭州等地區有緊密的藝文網絡，鮮于樞（1246-1302）及趙孟頫（1254-1322）等人皆為其中成員。¹ 元代中晚期，江南還有蘇州盧正甫的「聽雨樓集會」，以及松江

1 相關研究見 Chu-tsing Li, "The Role of Wu-hsing in Early Yuan Artistic Development under Mongol Rule," in *China Under Mongol Rule*, ed. John D. Langlois, J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331-370. Marilyn Wong Fu, "The Impact of Re-unification: Northern Elements in the Life and Art of Hsien-yü Shu (1257?-1302) and Their Relation to Early Yüan Literati Culture," in *China Under Mongol Rule*, 371-433. 此外，Ankeney Weitz 運用周密《雲煙過眼錄》中所載，分析元初杭州的收藏家、書畫作品收藏及評論，十分重要，見 Ankeney Weitz, "Notes on the Antique Art Market in Hangzhou," *Ars Orientalis*, 27 (1997): 27-38; Ankeney Weitz, *Zhou Mi's Records of Clouds and Mist Passing Before One's Eyes: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Leiden: Brill, 2002); 魏文妮，〈元初對晉至宋

以王惲（1227-1304）《秋澗先生大全集》為中心的幾點考察

顧瑛（1310-1369）的「草堂雅集」。² 在北方，1280年代有大都天慶寺僧人雪堂普仁（活動於十三世紀中後期）主持的「雪堂雅集」；1320年代起，則因皇姊大長公主的支持及奎章閣創立（1329年），又聚集了一批古代書畫精品與包括袁桷（1266-1327）、虞集（1272-1348）、柯九思（1290-1343）及康里巎巎（1295-1345）等人在內的收藏愛好者，不論宮廷內外皆有雅集活動。³ 國立故宮博物院於2016年舉辦「公主的雅集——蒙元皇室與書畫鑑藏文化特展」，以至治三年（1323）蒙古公主祥哥剌吉在大都城南天慶寺主辦的雅集為中心，並利用收藏印「皇姊圖書」、「天曆」、「奎章」及「宣文閣寶」等，整理元皇室收藏的書畫清單，呈現雅集聚會中的書畫鑑賞與題識活動。⁴

在這些研究中，學界對金末元初大都藝文圈的探討相對不足。除單次的著名聚會「雪堂雅集」之外，眾人平時的往來極為頻繁，他們所觀覽、評賞的作品中亦不乏重要名跡，重要性不下元代其他的書畫交遊圈。雖然他們的書畫作品及題跋墨跡流傳至今者較少，但仍有碑刻保存其筆蹤，詩文集中也包含大量的書畫題跋文字，足以讓人深入其面貌。

王妙蓮（Marilyn Wong Fu）1983年完成的博士論文，以元初書家鮮于樞（1246-1302）為主題，對相關議題的推展有開創之功。她論述鮮于樞由北方的書法傳統中汲取養分，從之發展出獨特的雄強書法風格表現。後續筆者研究元中期的書家康里巎巎（1295-1345），發現他的楷書與顏真卿淵源甚深，行草書則受懷素狂草風格影響。這兩者都是特別流行於以大都為中心的北方之書法風格傳統，顯示此傳統十分堅強，在鮮于樞之後近半世紀還能清楚辨認。⁵ 近年學界對大都藝文圈的興趣漸

繪畫的看法》，收入上海博物館編，《千年遺珍：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6），頁325-329。

2 相關研究見 David Sensabaugh, "Guests at Jade Mountain: Aspects of Patronage in Fourteenth Century K'un-shan," in *Artists and Patrons: Some Social and Economic Aspects of Chinese Painting*, ed. Chu-tsing Li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0), 93-100; Claudia Brown, "Some Aspects of Late Yuan Patronage in Suchou," in *Artists and Patrons: Some Social and Economic Aspects of Chinese Painting*, 101-110.

3 相關研究見姜一涵，《元代奎章閣及奎章人物》（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1）；傅申，《元代皇室書畫收藏史略》（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1）；陳韻如，〈蒙元皇室的書畫藝術風尚與收藏〉，收入石守謙、葛婉章主編，《大汗的世紀——蒙元時代的多元文化與藝術》（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1），頁266-285。

4 參見陳韻如主編，《公主的雅集：蒙元皇室與書畫鑑藏文化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6）。

5 Marilyn Wong Fu, "Hsien-yu Shu's Calligraphy and His 'Admonitions' Scroll of 1299" (PhD diss., Princeton University, 1983); 盧慧紋，〈元代書家康里巎巎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盧慧紋，〈康里巎巎（1295-1345）行草書分期與風格溯源：再思元代非

升，有急起直追之勢。2004 年有趙琦的《金元之際的儒士與漢文化》；⁶ 2015 年有石守謙〈趙孟頫乙未自燕回——元初文人山水畫與金代士人文化〉；⁷ 2017 年有張明的博士論文〈元代館閣文人群體與書法復古思潮研究〉等，針對元初北方儒士及館閣文人群體的學術、交遊、書畫收藏及畫畫思想作了考察。⁸ 2019 年段瑩發表〈金元鑒藏風氣轉移中的東平士人〉，考察崛起於金、元、宋鼎革之際的東平士人，分析他們如何上承金代士人鑒藏風尚、元滅宋後接觸到南宋鑒藏的成果，又將藏品與鑒藏經驗帶到杭州，大力促進了南北鑒藏的交流與融合。⁹ 2020 年還有求芝蓉的《元初「中州士大夫」與南北文化統合》。¹⁰ 這些研究多方面增進了學界對元初大都藝文圈的認識，然仍有許多可進一步深入之處。

王惲等入元金季名流一方面繼承了金的文人書畫收藏、史觀及品味；另一方面經歷了南宋御府及民間收藏精品大量流向北方的新局面。他們的鑒藏觀是否前後不同？他們在至元後期逐漸凋零，其書學理想及對古代書畫的品味偏好是否仍在大都延續？等亦皆為重要議題，本文僅為初步觀察，整體情況尚待深入研究。

二、《秋澗先生大全集》中所見元初大都藝文圈及書畫文物流動

王惲（1227-1304），字仲謀，號秋澗，衛州汲縣（今河南衛輝）人，祖父字、父天鐸皆仕金。《元史》有〈王惲傳〉，記載其有材幹，操履端方，好學屬文，與東魯王博文（1223-1288）、渤海王旭齊名。中統元年（1260）選至京師，擢為中書省詳定官；二年（1261）春，轉翰林修撰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尋兼中書省左右司都事。至元五年（1268）朝廷設立御史臺，王惲拜監察御史，彈劾貪官，權貴側目。他在至元年間並歷任平陽路總管府判官及河南北道、燕南河北道、山東東西道之提刑按察副使及福建閩海道提刑按察使等職，任上斷案果決，賊吏多所罷黜。至元二十八年（1291）召還京師，隔年見世祖忽必烈於柳林行宮，上萬言書，極陳

漢族書家的「漢化」問題〉，《故宮學術季刊》，32 卷 1 期（2014 秋），頁 47-112。

6 趙琦，《金元之際的儒士與漢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7 石守謙，〈趙孟頫乙未自燕回——元初文人山水畫與金代士人文化〉，《美術史研究集刊》，39 期（2015.9），頁 187-240。

8 張明，〈元代館閣文人群體與書法復古思潮研究〉（吉林：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博士論文，2017）。

9 段瑩，〈金元鑒藏風氣轉移中的東平士人〉，《故宮博物院院刊》，2019 年 12 期，頁 33-49。

10 求芝蓉，《元初「中州士大夫」與南北文化統合》（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

以王惲（1227-1304）《秋澗先生大全集》為中心的幾點考察

時政，授翰林學士、嘉議大夫。成宗（1265-1307；1294-1307 在位）即位，元貞元年（1295）加通議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奉旨纂修世祖實錄。大德元年（1297）進中奉大夫，二年（1298）賜鈔萬貫，五年（1301）致仕，授其子公孺為衛州推官，以便養。大德八年（1304）六月，以七十八齡卒，贈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追封太原郡公，謚文定。王惲並曾向太子進《承華事略》二十卷，載前代為太子者之事，加以論斷。此外並著有《相鑑》、《汲郡志》、《中堂事記》、《烏臺筆補》、《玉堂嘉話》，並雜著詩文。¹¹

書畫交遊活動在忽必烈潛邸時代即已十分熱絡，例如廉希憲（1231-1280）在京兆樊川杜曲（今長安縣東南）建有「廉相泉園」，1250 年代經常在此與忽必烈左右如姚樞、許衡、商挺等及當地士人宴遊。¹² 廉希憲東遷大都後還有大都廉園，至元初年曾在此主持清露堂雅集，宴請集賢院、翰林院兩院諸君，王惲參與其中，有〈秋日宴廉園清露堂〉詩并序。¹³

而至元年間大都的藝文交遊活動中，以雪堂禪師（俗姓張，名普仁，字仲山，號雪堂；活動於十三世紀中後期）主持的雪堂雅集最為研究者所知。至元二十年（1283）左右，王磐（1202-1293）、商挺（1209-1288）、王惲等十九人曾在雪堂主持的城南天慶寺盛大舉行雅集。雪堂將眾人詩與像并刻為「雅集圖」，後來再將此次雅集所作詩，與其他名公前後三十年間為他所做詩文結集。王惲的〈題雪堂雅集圖〉、〈雪堂上人集類諸名公雅制序〉及〈大元國大都創建天慶寺碑銘并序〉等，都詠述了此事。¹⁴

11（明）宋濂等撰，《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冊 13，卷 167，〈王惲傳〉，頁 3932-3935。王惲生平並見其子公孺所撰神道碑銘。（元）王公孺，〈大元故翰林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贈學士承旨資善大夫追封太原郡公諡文定王公神道碑銘并序〉，收入（元）王惲，《秋澗先生大全集》，收入《元人文集珍本叢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冊 1，頁 122-125。

12 蕭啟慶，《九州四海風雅同：元代多族士人圈的形成與發展》（臺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公司，2012），頁 223-224。

13 蕭啟慶，《九州四海風雅同：元代多族士人圈的形成與發展》，頁 224-225。

14（元）王惲，《秋澗先生大全集》，收入《元人文集珍本叢刊》，冊 1，卷 18，〈題雪堂雅集圖〉，頁 329；《秋澗先生大全集》，收入《元人文集珍本叢刊》，冊 2，卷 43，〈雪堂上人集類諸名公雅制序〉，頁 23；《秋澗先生大全集》，收入《元人文集珍本叢刊》，冊 2，卷 57，〈大元國大都創建天慶寺碑銘并序〉，頁 163-165。關於「雪堂雅集」的記載甚多，除王惲的記述外，還有（元）胡祇遹，《紫山大全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影印），冊 1196，卷 2，〈題雪堂和尚雅集圖〉，頁 21；（元）宋瑩，《燕石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212，卷 5，〈南城天慶寺僧雅制序〉，頁 402；（元）姚燧，〈跋雪堂雅集後〉，《牧庵集》，收入《四部叢刊正編》（臺北：商務印書館，1979），冊 68，卷 31，頁 289。因趙孟頫亦參與其中，已有不少學者留意此雅集，參見任道斌，《趙孟頫系年》（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頁 50-52。葉愛欣，〈雪

這些雅集雖以詩文唱和為主，然這些人物多亦愛好書畫，彼此往來頻繁。王惲在中統元年（1260）以能理財被選入京師後，歷任翰林修撰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及中書省左右司都事等官職，又拜監察御史。一直到至元九年（1272）改除平陽路判官，才離開大都，而至元二十八年（1291）再召還京師。王惲在京期間頗長，與同為朝廷重臣的王磐（1202-1293）、¹⁵ 姚樞（1203-1280）、¹⁶ 商挺（1209-1288）¹⁷ 及劉秉忠（1216-1274）¹⁸ 等人經常往來。王惲雖較他們年少，但感情甚篤，彼此除論公事，還一起欣賞品評書畫。王惲曾有一段不短的時間在外地任官，但出入京師之時，仍有頻繁的送往迎來。

例如，至元元年（1271）王惲曾在姚樞家中見到劉秉忠所藏一本懷素〈自敘帖〉，加以品評並臨寫。¹⁹ 又，王惲有〈跋鹿庵書玉華宮詩後〉與〈跋鹿庵先生所書鸚鵡賦後〉二跋讚賞王磐（鹿庵）人品峻潔，並記曾當面請教其筆法出處。²⁰ 另外，至元二十五年（1288）王惲在姚樞家見到一本張旭的〈楷書郎官石記〉拓本，是其生平聞見三本之一。²¹

王惲與商挺的往來尤其密切，他在〈跋左山公書東坡醉墨堂書卷〉中極力推重商挺（即左山公）的書法及人品，認為其氣韻豪逸，比之顏真卿似更為放曠，是因兼顏（真卿）與楊（凝式）而來；而商挺知道王惲喜好筆硯之事後，即「每過謁必談論書學利病，留連竟日，不聽辭去。」²² 至元二十年（1283）四月初五日，王惲要離京之前，前往商挺的住所辭行，在其住所看到五代楊凝式（873-954）的書法作品，即對其書風表現及師承作了一番評論。²³ 至元二十五年（1288），八十高齡的商挺為王惲的齋室書「春露堂」三大字，王惲題其後，極力稱賞商挺雖以翰墨為餘事，然嗜好之篤、營求之切不下於專以書法為事者；又加之商挺心定氣不餒，是以

堂雅集」與元初館閣詩人文學活動考》，《平頂山學院學報》，21卷6期（2006.12），頁31-34。
石守謙，〈趙孟頫乙未自燕回——元初文人山水畫與金代士人文化〉，頁210、217。

15（明）宋濂等撰，《元史》，卷160，〈王磐傳〉，頁3751-3756。

16 生卒年一說為1201-1278。（明）宋濂等撰，《元史》，卷158，〈姚樞傳〉，頁3711-3716。

17（明）宋濂等撰，《元史》，卷159，〈商挺傳〉，頁3738-3742。

18（明）宋濂等撰，《元史》，卷157，〈劉秉忠傳〉，頁3687-3695。

19「至元辛未（1271）秋九月晦，余謁左轄姚公，出示太保劉公家藏帖。……冬十月甲午，是日極暄妍可愛，乘筆墨調利，喜為臨此。」見（元）王惲，《秋澗先生大全集》，收入《元人文集珍本叢刊》，冊2，卷71，〈跋手臨懷素自敘帖〉，頁281-282。

20（元）王惲，《秋澗先生大全集》，收入《元人文集珍本叢刊》，冊2，卷72，〈跋鹿庵書玉華宮詩後〉，頁294；《秋澗先生大全集》，卷73，〈跋鹿庵先生所書鸚鵡賦後〉，頁300-301。

21（元）王惲，《秋澗先生大全集》，卷72，〈題郎官石柱記後〉，頁290。

22（元）王惲，《秋澗先生大全集》，卷73，〈跋左山公書東坡醉墨堂書卷〉，頁301。

23（元）王惲，《秋澗先生大全集》，卷72，〈評楊凝式書〉，頁292。

以王惲（1227-1304）《秋澗先生大全集》為中心的幾點考察

其書法精神氣焰不凡，能知其壽考耆艾，可見兩人交情深切。²⁴

由於王惲交遊廣泛，又著作勤快，他的《秋澗先生大全集》為探討元初北方士大夫的書畫活動及鑒藏提供了重要的史料。1277年後南宋舊藏文物法書圖籍大量流入大都，部分入藏元廷，部分廣散北方藏家之手，也可從《秋澗先生大全集》中追索出其去向，能補古書畫鑒藏史事。

王惲著作頗豐，其子公孺（活動於十四世紀）將之集為《秋澗先生大全集》一百卷，由監察御史呈中書省發交江南行省嘉興路儒學刊版，始於至治元年（1321）三月，完成於隔年（1322）正月。臺北的國家圖書館藏有元至治刊本之明代修補本一部，新文豐出版公司據之影印收入《元人文集珍本叢刊》中，本文採用的即是此本。²⁵

此本前有至大己酉（二年，1309）翰林學士知制誥王構（1245-1310）序，序後有延祐七年（1320）王士熙、至治元年（1321）王公儀二跋；次則至治壬戌（二年，1322）嘉興郡文學掾羅應龍序。序末附記：「右計其工役始於至治辛酉之三月，畢於至治壬戌之正月」。²⁶書末再有延祐七年（1320）王公孺、至治元年（1321）王秉彝的後序。²⁷序與後序作者除讚嘆王惲的出身、人品及文才，並記述刊刻經過。²⁸

《秋澗先生大全集》中所記與文物相關者甚多，包括王惲曾收藏過的古代青銅器、未央瓦硯、風字硯及海獸葡萄鏡等，也曾歌詠筆工及刻書或刻碑工。他曾撰〈博古要覽序〉記錄所收金石，並自述：²⁹

予性澹癖，無他嗜好，獨於古彝器愛而不置。雖造次必摩挲瞪視，辨其銘

款為何代何物，間有所得則悚然起敬，相見當時氣象，令人有不能已者。

王惲不只嗜愛金石古器，亦十分熱衷書畫。《秋澗先生大全集》中的書畫題跋集中於卷七一至七三，但與書畫活動相涉之內容散見全書，總計約有三百多首題

24（元）王惲，《秋澗先生大全集》，卷72，〈題左山所書春露堂後〉，頁289-290。

25（元）王惲，《秋澗先生大全集》，收入《元人文集珍本叢刊》，冊1、冊2。本書有《秋澗全集》、《秋澗大全集》、《秋澗先生大全集》及《秋澗先生大全文集》等幾種稱呼，本文一律採用《秋澗先生大全集》。

26（元）王惲，《秋澗先生大全集》，收入《元人文集珍本叢刊》，冊1，頁111-5。

27（元）王惲，《秋澗先生大全集》，收入《元人文集珍本叢刊》，冊2，頁535-6、536。

28 關於《秋澗先生大全集》的刊刻過程，參見昌彼得，〈跋元刊本《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增訂蟬菴群書題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頁335-340。

29（元）王惲，《秋澗先生大全集》，收入《元人文集珍本叢刊》，冊2，卷41，〈博古要覽序〉，頁6-7。

贊書畫的詩，還有記、序、與銘贊等。全書內容編排先按文體，再依寫作時代先後，橫跨 1260 年代至 1300 年代。

王惲所題對象年代最早者為東漢書家蔡邕隸書，³⁰ 最晚近者則包括其經常往來的同時友人。由其題識內容可歸納出幾個主要的品評要點與當時的書畫風尚，包括推重顏真卿其人與書、好尚懷素狂草書與擘窠大字，以及尊崇北宋蘇黃的書學觀點等。此外，1277 年後南宋舊藏文物法書圖籍大量流入大都，部分入藏元廷，部分廣散北方藏家之手，也可從《秋澗先生大全集》中追索出其去向，能補古書畫鑒藏史事。

至元十三年（1276）正月，伯顏率蒙古大軍攻陷臨安，滅南宋。同年冬十二月，南宋宮廷的圖書禮器並送京師，元廷詔許京官觀覽。王惲藉此機會披閱竟日，共觀書畫二百餘幅，其觀覽目錄收於《玉堂嘉話》卷二、三（《秋澗先生大全集》卷九四、九五）中。學界對此目錄已有相關討論，此處不再贅述。³¹

當時文物廣散，在大都造成頗大的騷動，影響不止於宮廷，私人藏家尤其從這批北來文物獲益良多。王惲《秋澗先生大全集》卷二八〈贈李縣尹〉即記載前縣尹李忠，字彥德，年六十四，雖為武人，但性喜學，「己卯（1279）夏自浙東歸，載群書滿家，將遺之子孫，以壽夙志」。王惲聽之後喜不能寐，隔日即躍馬來觀，「出經史子集及未見書七鉅箱，凡千有餘。」³² 這則記載清楚呈現了面對文物圖籍大批湧入的興奮之情。

南方私人舊藏轉北方私人藏家之手者尚有不少例子，顏真卿的《忠義堂帖》及〈大唐中興頌〉摩崖拓本皆是，對王惲有重要的影響，待後文進一步討論，此外以下兩例涉及法書名品，或能補其流傳史上的缺口：

王惲〈與左山商公論書敘〉（1283）記與商挺觀書品評，論及楊凝式及黃庭堅，商「因復出坡公所書〈寒食詩二帖〉，方之在顏楊兩（人）間，蘇當為入域之賢爾。」³³ 此〈寒食詩二帖〉是否可能是今藏國立故宮博物院的蘇軾鉅跡〈寒食

30（元）王惲，《秋澗先生大全集》，收入《元人文集珍本叢刊》，冊 2，卷 71，〈跋蔡中郎隸書後〉，頁 281。此跋題於至元辛未（1271）中秋前二日。

31 傅申，《元代皇室書畫收藏史略》，頁 87-95；陳韻如，〈蒙元皇室的書畫藝術風尚與收藏〉，頁 266-285。

32（元）王惲，《秋澗先生大全集》，收入《元人文集珍本叢刊》，冊 1，卷 28，〈贈李縣尹〉，頁 418。

33（元）王惲，《秋澗先生大全集》，收入《元人文集珍本叢刊》，冊 2，〈與左山商公論書敘〉，卷 42，頁 12。

以王惲（1227-1304）《秋澗先生大全集》為中心的幾點考察

帖〉？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寒食帖〉（圖1）上有宋官印「荊湖南路轉運使印」、南宋張續（1173 進士）藏印與題跋、洪邁（1123-1202）藏印，入元後有張金界奴藏印及元文宗「天曆之寶」印。此帖可能與八柱第一本蘭亭及柳公權〈蘭亭詩卷〉一樣，是由張金界奴（活動於十四世紀前半）上進與元文宗（1304-1332；1328-1329、1329-1332 在位）的。國立故宮博物院〈寒食帖〉後有黃庭堅跋，評蘇軾此帖「書兼顏魯公、楊少師、李西臺筆意」，與王惲跋中「方之在顏楊兩（人）間」有近似之處。若兩者確為同一卷，則其在南宋與元中期張金界奴之間曾入商挺之手，能補充此卷宋元間的流傳史。現無進一步證據說明兩者為同一件作品，聊備於此待日後研究。

另外，王惲久仰立於杭州的蘇軾〈表忠觀碑〉，卻無機會親臨觀摩。至元二十七年（1290）他曾委託的鮮于樞（1246-1302）打拓一本，但杳然無下文。一直到二十九年（1292）夏，在杭州任官的友人傅士開（活動於十三世紀中晚期）將蘇軾此碑拓片送至王惲處才得一見。其拓片「作四巨軸，裝潢如法，蓋亡宋家故物也。」³⁴也是南宋私人舊藏之物。

另一方面，南宋內府藏品除大部分入元內府，亦有散入北方私人藏家之手者，例如：

- （一）王惲〈題梵隆古畫雅集圖〉（約題於 1284 年）標題下有小字注：「係內府畫，上有紹興誌，今為霍清甫家藏」。³⁵
- （二）今藏大阪市立美術館之〈伏生授經圖〉（圖2）曾經《宣和畫譜》著錄，卷上有高宗親題「王維寫濟南伏生」，在宋內府遞藏經歷明確，但入元後不明下落，明初才又為胡惟庸所得。今檢《秋澗先生大全集》卷三十有七言絕句〈伏生授書圖〉（約題於 1289 年），或即此卷。³⁶
- （三）王惲曾作有七言古詩〈五色鸚鵡歌〉（約作於 1290 年），詩中描述此鳥為遠方珍物，豢養於宮中。³⁷據此，詩題對象很可能即為宋徽宗所畫〈五色鸚鵡圖〉（圖3）。而此畫上鈐有元文宗「天曆之寶」印，顯示元中期後又再入內府收藏。

34（元）王惲，《秋澗先生大全集》，收入《元人文集珍本叢刊》，冊1，卷39，〈表忠觀碑帖始末記〉，頁527-528。

35（元）王惲，《秋澗先生大全集》，卷29，〈題梵隆古畫雅集圖〉，頁430。

36（元）王惲，《秋澗先生大全集》，卷30，〈伏生授書圖〉，頁443。

37（元）王惲，《秋澗先生大全集》，卷11，〈五色鸚鵡歌〉，頁260。

(四) 王惲曾題詠不少宋代皇帝書畫作品，包括至少徽宗皇帝（1082-1135；1100-1126 在位）十五件及理宗皇帝（1205-1264；1224-1264 在位）二件，詩題年代皆在 1278 年以後，應該亦為由南宋內府散出者（參見表一）。胡祇通（1227-1293）的《紫山大全集》中亦記有〈跋宋徽宗自畫詩意圖〉、〈題理宗書〉、〈跋徽宗畫淵明夏居圖〉、〈跋宋徽宗書〉等。³⁸

散入北方的書畫作品具體造成什麼樣的影響，還待深入研究，以下針對金元時期北方特別流行，也是王惲本人極為推崇的顏真卿書法，作初步的探討。

三、王惲對顏真卿的評價與顏書的傳布

顏真卿書風在金代中後期起即十分流行，士大夫競相學習。³⁹ 元初延續此風，虞集（1272-1348）即曾說過：⁴⁰

至元初士大夫多學顏（真卿）書，雖刻鵠不成，尚可類鶩。而宋末知即之謬者，乃多尚歐陽率更書，纖弱僅如編葦，亦氣運使然耶？自吳興趙公子昂出，書者始知以晉名書然。

元初的尚顏之風與金密不可分，入元的金季士大夫多善書顏體。至元初年的國子祭酒許衡（1209-1281）是金季著名學者，是忽必烈統治漢地的潛邸舊侶之一，尤其與前文提到的商挺、姚樞關係密切。三人曾同時協助忽必烈治理關中地方：1254 年，商挺任京兆宣撫副使，姚樞為當地勸農使，許衡則為京兆提學，教化秦人。⁴¹ 許衡後來在至元初年任國子祭酒，在國子學中「教諸生習字，必以顏魯公為法。」⁴² 由於許衡在國子學的這個書法教育方針，使得顏體幾乎籠罩了元初的大都書壇。雖然今天幾乎沒有墨跡作品留存，但仍可見不少顏體書風碑刻作品，例如姚樞有〈贊皇復縣碑記〉（圖 4）在河北贊皇；王惲則有〈重建十方棲巖禪寺之碑〉（圖

38（元）胡祇通，《紫山大全集》，卷 2，〈跋宋徽宗自畫詩意圖〉，頁 23；卷 2，〈題理宗書〉，頁 24；卷 7，〈跋徽宗畫淵明夏居圖〉，頁 129；卷 14，〈跋宋徽宗書〉，頁 257。

39 見黃緯中，《金代書法研究》（臺北：蕙風堂筆墨有限公司，2012）。

40（元）虞集，《道園學古錄》，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207，卷 11，〈題吳傳朋書并李唐山水跋〉，頁 173。

41 參見蕭啟慶，〈忽必烈潛邸舊侶考〉，《元代史新探》（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頁 263-301。

42（元）許衡，《魯齋遺書》，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出版編輯組輯，《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冊 91，卷 13，〈國學事跡〉，頁 33 上 - 下。

5) 在山西永濟。⁴³

學界雖知元代北方流行顏體一事，然對顏帖流傳與鑒藏的具體情形並不清楚。王惲平生最推崇的書家是顏真卿，亦廣收顏書，《秋澗先生大全集》收有豐富的相關序贊與題跋，有助於進一步了解當時的情況。

王惲在至元二十年（1283）曾編著《顏魯公書譜》。《秋澗先生大全集》卷四十一收有〈顏魯公書譜序〉，王惲在其中陳述了獨重顏書的原因、耳聞目睹及家藏顏書數量、此譜體例，並評論顏書風格特色，是相當重要的史料，茲依文意略分段落，錄全文於下：⁴⁴

古人以書學名家者甚眾，今獨取魯公而譜之者，重其人以有關於風教故也。兼公之書上則闢三蒼之餘烈，中則造二王之微妙，下則極古今書法之變，復濟之以文章氣節之美，故後人作之，終莫能及。東坡云：「評書兼論其平生，苟非其人，雖工不貴。」

昔莆陽鄭樵（1104-1162）嘗集公代有金石刻，得七十有五。予之耳聞目睹，洎有其名而亡其書者，得六十有二。備錄家藏，實有五十有一。只以擔僻酷愛，營求三十年之久，纔所得如是。

念其嗜之無力，自非夤緣。物聚於所好，亦已難矣。鳴戲！公之書今存於世者無幾，加之歲刊月敝，有剝滅而已，可勝惜哉！若夫千金之璧，為世重寶，人能碎而不斲者，以求而可復有也。若公之書，寧復載得邪？

故余作《譜》，按公春秋與所書碑刻歲月、官封，詳考而次第之，俾觀者知公之書因物賦形，變態百出。其胸中忠義之氣葱葱鬱鬱，散於筆墨之間者，至終老而不少衰。所謂止見性情，不見文字，令人想見當時氣象，有興起而不能已者，是不亦開於風教者乎？

《譜》既成，客有過予而問曰：「二王乃真行之祖，顏陳縱橫，曾不踰矩，曷若即而為法乎？」余曰：「不然。孔子吾徒之願學也，然升堂入室固當有序，若即此而求臨池之妙，則思過半矣。」客謝而退。

43 關於元初大都顏體流行的情況，參見盧慧紋，〈元代書家康里巎巎研究〉，第四章第二、三節，頁106-133。

44 （元）王惲，《秋澗先生大全集》，卷41，〈顏魯公書譜序〉，頁10。

至元癸未（1283）得伏日序。

王惲重視顏真卿的首要原因是其人品高尚，能開風俗教化；其次認為其書法上窺秦篆《三蒼》、中造二王之妙，下極古今書法之變；最後再加之顏有文章氣節之美，因此特別編集此譜。他接著自述營求顏書已有三十年之久，其耳聞目睹之顏書有六十二種。此數已少於宋代著錄，例如鄭樵（1104-1162）《通志》〈金石略〉中所收之七十五種（查鄭樵《通志》卷七十三〈金石略〉所錄顏真卿書法有七十一種，與王惲計算有些微差距）。⁴⁵ 而王惲自稱傾其力收集，只得五十一種。《顏魯公書譜》惜今不存，無由得知王惲收藏全貌。

王惲感嘆顏書散失磨滅，因而投注精力於整理顏書，作成此譜。王惲詳考顏真卿生平所書碑刻與任官經歷，按照年代順序一一排次，希望讓觀者能了解多樣的顏書風格變化。他說顏真卿忠義之氣葱葱鬱鬱，散於筆墨之間，至老不衰，令人興起而不能已，有助於開風教。最後強調升堂入室應當有序，學習真行之祖二王的書法也應從顏書開始。

顏真卿是王惲最常提及的古代書家之一，《顏魯公書譜》雖已不存，《秋澗先生大全集》中仍有不少顏書題跋和相關詩文。表二是筆者初步整理《秋澗先生大全集》中與顏真卿有關之詩文。王惲有〈平原縣有懷顏太師忠節〉、〈平原行至元甲申歲正月作〉、〈常山太守歌〉等懷想顏真卿與顏氏家族成員忠烈言行之作，⁴⁶ 也多評述顏書之言論。

王惲最早的題顏書文字是歌詠〈東方先生畫贊碑〉的七言古詩〈東方碑帖歌〉，作於1260年代。⁴⁷ 他在1270、1280年代曾多次題〈麻姑仙壇記〉、二臧碑（〈臧紇碑〉與〈臧懷恪碑〉）、〈離堆記〉及〈中興頌〉等楷書碑銘。王惲在跋語中經常同論顏真卿書法與人格，讚譽兩者相輝映，例如至元十二年（1275）跋〈中興頌〉：⁴⁸

45（宋）鄭樵，《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374，卷73，〈金石略〉，頁522-523。南宋中晚期成書的《寶刻類編》著錄較鄭樵更多，連殘石一共九十二種顏書。雖然其中可能有翻刻、重刻或甚至後世托名之作，但宋時留存的顏書尚多應無疑問。（宋）佚名，《寶刻類編》，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682，卷2，頁598-615。

46（元）王惲，《秋澗先生大全集》，收入《元人文集珍本叢刊》，冊1，卷29，〈平原縣有懷顏太師忠節〉，頁427；卷9，〈平原行至元甲申歲正月作〉，頁245；卷9，〈常山太守歌〉，頁245-246。

47（元）王惲，《秋澗先生大全集》，卷6，〈東方碑帖歌〉，頁216。

48（元）王惲，《秋澗先生大全集》，收入《元人文集珍本叢刊》，冊2，卷71，〈跋中興頌〉，頁

以王惲（1227-1304）《秋澗先生大全集》為中心的幾點考察

公平生所書五百餘石，其風骨氣韻率洞洞有神，如忠臣正色立朝，群姦魄褫。

同年題顏真卿臧氏二碑，所用之詞語同時指涉書風特徵與人格氣象：⁴⁹

魯公書三原臧氏二碑。所謂〈宗〉者，作擘窠大字，體端整而頗瀟散，如羽林疊壁，橫天作陣，勢相憂摩，與眾星爭光而色正，芒寒之氣為有間耳。其〈懷恪神道〉，銛鋒勁畫，望之凜然，挺植戈戟，一一較之，不無利鈍。

在〈答宋克溫問魯公筆法〉中，王惲先稱賞顏真卿的書法，但強調極其所至，則仍是以其忠義之性情為勝：⁵⁰

余觀魯公書，分數布置，稱停深穩，雖毫髮精極。楷法至於韻勝溫潤，正周旋曲折，剛健中出婀娜爾。極其所至，第見性情不見文字。所謂性情，以忠義二氣為之大本也。平日所得如是，未審吾友為如何耳？

而王惲為十八歲少年趙穆題顏真卿〈鮮于氏離堆記〉摩崖拓片，則著重說明為何「忠義之氣發而為心畫」又「剛嚴之氣如秋霜烈日」的顏真卿，要為人品有虧而做事「一無稱道」的鮮于仲通（693-755）撰並親書此記？兩人賢不肖之分甚明，但因提出要求的鮮于昱（仲通之子）「施舟涉險，歸葬先壟，純孝克成之志，有足嘉尚」，顏真卿因而成全其意。趙穆好古又通習篆隸，王惲為之詳說顏真卿述作之旨，勉勵後進之意甚明。⁵¹

在書法方面，王惲強調顏真卿楷書與篆隸古字體的關係，例如〈書中興頌後〉：⁵²

唐中興頌石刻，字徑數最大，立法最密，就魯公平生所書合而論之，此為最善。其法度特變大篆為真楷耳，所謂只見性情，不見文字。

另一則〈題中興頌後〉：⁵³

281。

49（元）王惲，《秋澗先生大全集》，卷 71，〈題魯公書臧氏碑後〉，頁 282。

50（元）王惲，《秋澗先生大全集》，卷 73，〈答宋克溫問魯公書法〉，頁 304。

51（元）王惲，《秋澗先生大全集》，卷 73，〈題離堆記〉，頁 301-302。

52（元）王惲，《秋澗先生大全集》，卷 73，〈書中興頌後〉，頁 302。

53（元）王惲，《秋澗先生大全集》，卷 73，〈題中興頌後〉，頁 304。

予嘗謂魯公此筆用忠義為本，然後以大篆變而為楷體，故後之學者終莫能及。院主書趙穆博古通篆隸，今復研思於是，是將求筆意而通其變爾。

〈跋顏魯公裴將軍帖〉則說：⁵⁴

此帖予見者數本，皆大小不同，獨忠義堂刻，臨摹最善，蓋純以隸體發其奇特爾。

除楷書碑銘，王惲亦關心行草書帖。

至元十三年（1276）春正月，江左平，當年底，南宋御府藏書畫北運，王惲藉此機會披閱竟日，共觀書畫二百餘幅，而他的披覽書畫目錄中，記有以下顏真卿書法，皆為行草書尺牘或文稿：⁵⁵

〈與兄常山太守書〉

〈乞米帖〉（與宗室李太保勉）

〈奉辭帖〉（與盧八倉公）

〈快雪時晴帖〉（二十八字）

〈與李太保狀〉（後有唐陳詮印誌）

〈祭濠州文〉

這些帖今皆原蹟不存，僅〈乞米帖〉、〈奉辭帖〉、〈祭濠州文〉（即〈祭伯文稿〉）尚有刻帖（圖6、圖7、圖8）。⁵⁶〈乞米帖〉是顏真卿為川部尚書時乞米於李太保之尺牘，與〈朝迴帖〉、〈鹿脯帖〉、〈峽州帖〉、〈捧袂帖〉、〈鹿脯後帖〉、〈奏事帖〉、〈奉別帖〉等共八帖，同為書與李太保者。王惲所列〈與李太保狀〉很可能也是這八帖之一，惜不知其帖內容，無法確定。朱關田考證「李太保」為李光弼（708-764），契丹族人，唐代名將，安史之亂期間為河東節度使，然此處王惲標註為「宗室李太保勉」，或為唐高祖李淵後代李勉（717-788）。⁵⁷

54（元）王惲，《秋澗先生大全集》，卷72，〈跋顏魯公裴將軍帖〉，頁295。

55（元）王惲，《玉堂嘉話》卷之二，收入（元）王惲，《秋澗大全集》，卷94，頁496。

56〈乞米帖〉和〈奉辭帖〉收於南宋留元綱刻《忠義堂帖》卷1，圖版見啟功、王靖憲主編，《中國法帖全集·第九冊 宋 忠義堂帖》（武漢：湖北美術出版社，2002），頁18-19、20-21。〈祭伯文稿〉收於《甲秀堂帖》，圖版見青木正兒等著，洪惟仁譯，《書道全集》，第9卷（唐III·五代）（臺北：大陸書店，1998），圖22-23。

57朱關田，〈宋拓顏真卿《忠義堂帖》〉，收入啟功、王靖憲主編，《中國法帖全集9·宋忠義堂帖》（武漢：湖北美術出版社，2002），頁8。《舊唐書》有李勉傳，見（後晉）劉昫等撰，《舊

以王惲（1227-1304）《秋澗先生大全集》為中心的幾點考察

至元二十年（1283），王惲曾臨南宋留元綱（活動於13世紀前半）刊刻之顏真卿《忠義堂帖》（圖9），亦多為行草書。這是大名楊君順家藏，王惲並有〈題所臨顏魯公十帖後〉：⁵⁸

大名楊君順之家藏劉（留）元剛嘉定間忠義堂所刻魯公書廿一帖，予擇其大小尤精者臨一十帋。

近在京師入翰林，復觀顏碑十餘本，皆所未見也。又與左山商公論其生平所得於公書者數焉，一□覺胸中頓有所悟。

及南歸，取向所臨〈裴將軍〉等帖觀之，當時凝神筆端，非不玉汝，奈非其人而學不至。何譬如以美石追琢瑚璉則不可也。

癸未歲（1283）夏六月入伏前二日，大雨淋浪，五晝夜不止。開窗隱几，坐見舍東積潦，展觀此帖，偶為題其後云。

《忠義堂帖》是南宋嘉定八年（1215）留元綱編集、摹刻的顏真卿個人法帖，兩年後鞏嶸續刻數帖，共成四十五帖，多行草尺牘與文稿。⁵⁹ 王惲題語中說，他所見的《忠義堂帖》有魯公書廿一帖，此數與今存唯一宋拓（共八卷四十五帖，藏浙江省博物館）不同，兩者是否為同一套拓本待商榷。目前並無明確紀錄顯示《忠義堂帖》刻成後曾流傳至金，大名楊君順之家所藏此套刻帖很可能在南宋亡後才流傳至北方。

王惲在此則題識中並述及近來在翰林中見前所未見之顏碑十餘本，又與商挺相論顏書，覺胸中頓有所悟。王惲在這裡所說，得見大量前所未見的顏書一事值得注意。自金以來雖普遍崇顏，但似乎可資臨習的善本不多。王惲在〈顏魯公書譜序〉中曾說顏書「因物賦形，變態百出。」⁶⁰ 他在其他題跋中並經常評論顏書風格各自不同，也時時提到佳本難得，僅能以臨本充之。

元初北方書家與鑒藏家得見的顏書其實有限，不僅缺乏行草書墨跡，原在南宋境內的顏碑拓片也是稀有之物。在流向北方的南方顏碑中，位在湖南的〈大唐中興頌〉摩崖拓本是具代表性的例子。

唐書·李勉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131，頁3633-3636。

58（元）王惲，《秋澗大全集》，卷72，頁293。

59 關於《忠義堂帖》，參見朱關田，〈宋拓顏真卿《忠義堂帖》〉，頁1-15；莊子薇，〈從《忠義堂帖》看顏真卿於南宋之形象〉（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4）。

60（元）王惲，《秋澗大全集》，卷41，〈顏魯公書譜序〉，頁10。

〈大唐中興頌〉是元結（712-772）撰文，顏真卿正書的一方摩崖，刻於大曆六年（771），在湖南浯溪懸崖石壁上（圖 10）。此頌刻成後來訪者甚多，紛紛題刻於旁，形成龐大的浯溪石刻群。南宋士人尤愛此地，留題者不計其數。⁶¹ 北方金人卻少有此石佳拓。至元十二年（1275）時，王惲還未曾見此煊赫名跡，當年四月他跋一裝成八軸的臨本墨刻，述及想望的心境：⁶²

歐陽公稱：「浯溪頌□歲久剝裂，字多訛缺，獨李西臺家藏最為完好。」予□得而見之。宦學四方，來藏魯公書甚多，茲獨闕。然及調官平陽，會部君和之出故家墨刻八軸，蓋浯溪臨本也。命兒子孺臨摹，雖精氣轉索，庶幾典刑具爾。

嘗聞公平生書五百餘石，其風骨氣韻率洞洞有神，如忠臣正色立朝，群姦魄褫；又如元氣賦物，流形都異，因其人而為變耳。……

至元十二年乙亥歲（1275）夏四月六日臥病中，書于謝帥第之班底北軒。

王惲稱「宦學四方，來藏魯公書甚多，茲獨闕」，而他好不容易見此臨本，即命兒子子孺臨摹，「雖精氣轉索，庶幾典型具爾」。

另一則無紀年的〈題中興頌後〉也應是未見原石拓時所書：⁶³

中興碑本行於世者有三，其字頗小而加瘦者，蔡之所臨也；其搭印完好，苦無剝嚙者，永之再勒也。予嘗謂魯公此筆用忠義為本，然後以大篆變而為楷體，故後之學者終莫能及。院主書趙穆博古通篆隸，今復研思於是，是將求筆意而通其變爾。吾知夫識斗間氣者，而得龍泉於豐城之獄必矣，趙生其勉旃。

此處王惲提及〈中興頌〉碑本行於世者有三，他特別指明的其中兩本，一是「蔡之所臨也」，一是「永之再勒也」，第三本未明確提及，但很可能也是臨或再刻本。他接著讚賞顏真卿此刻書法用忠義為本，變大篆為楷體，並勉勵趙穆努力學習。

一直到南宋滅後，王惲才有機會見〈中興頌〉拓本：⁶⁴

唐中興頌石刻，字徑數最大，立法最密，就魯公平生所書合而論之，此為

61 張蜀蕙，〈誰在地景上寫字——由〈大唐中興頌〉碑探究宋代地誌書寫的銘刻與對話〉，《師大學報》，55 卷 2 期（2010.9），頁 29-76。

62（元）王惲，《秋澗大全集》，卷 71，〈跋中興頌〉，頁 281。

63（元）王惲，《秋澗大全集》，卷 73，〈題中興頌後〉，頁 304。

64（元）王惲，《秋澗大全集》，卷 73，〈書中興頌後〉，頁 302。

以王惲（1227-1304）《秋澗先生大全集》為中心的幾點考察

最善。其法度特變大篆為真楷耳，所謂只見性情，不見文字。至元十三年春正月，江左平，圖書珍異悉達京，師孟秀州德卿以是本見贈，把玩不釋手者累月，從弟韓從益求予臨寫，勉為刻鵠耳。

王惲稱賞〈中興頌〉為顏書最善，而江左平後獲贈原拓，累月把玩不能釋手。⁶⁵

然而，北來的顏書對王惲等人的影響有多大，仍難以斷言。在 1280 年代的江南地區，有兩件重要的顏真卿墨跡在鑒藏家間流傳著，一是〈祭姪文稿〉（圖 11），一是〈劉中使帖〉（圖 12）（現皆藏國立故宮博物院）。二者皆為宋內府舊藏，宋亡後流入民間，被藏家視為珍寶，競相題跋。

〈祭姪文稿〉先為曹彥禮所藏，至元十九年（1282）入鮮于樞之手，譽之為「天下行書第二」（次於王羲之〈蘭亭序〉）。〈劉中使帖〉元初由張斯立所收，1286 年入王芝（?-約 1311）手，1305 年輾轉由張晏（?-1330 後）所得。關於這些帖在元代的流傳，張光賓先生曾作過考察。⁶⁶ 由筆者目前所掌握的資料看來，這兩件赫赫名跡及其他顏書行草詩文、尺牘在元初大都的藝文圈造成的迴響似乎不大，僅見劉因（1249-1293）曾於 1277 年題過〈祭姪文稿〉。⁶⁷ 王惲、胡祇遹等北方士大夫所最關心的仍是顏真卿的擘窠大字，也就是〈中興頌〉、〈離堆記〉、〈東方朔畫贊〉等刻石，與金朝以來的偏好一致。

七、結論

本文考察王惲所著《秋澗先生大全集》，就其中所見元初大都的藝文圈網絡概況、宋亡後書畫文物的流動、王惲對唐代書家顏真卿（709-785）的評價以及顏書的傳布等方面，作了初步觀察。由前文的考察可知，王惲與同為朝廷重臣的王磐、姚樞、商挺及劉秉忠等人經常往來，品評書畫。他們一方面討論書學利病、推重彼此人品及書法成就，互以顏真卿、楊凝式等古代典範相比擬；另一方面評賞彼此收藏的古代法書，包括懷素〈自敘帖〉、張旭的〈楷書郎官石記〉拓本及顏真卿、楊凝式與其他唐宋名家作品。而 1277 年後南宋文物廣散，文物圖籍大批湧入大都，

65 此處提及的師孟，應是李師孟（金明昌間進士），父親為李泌（道源），廣平人，儒而醫者。

66 張光賓，〈試論遞傳元代之顏書墨跡及其影響〉，《紀念顏真卿逝世一千二百年——中國書法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87），頁 175-186。

67（元）劉因，《靜修先生文集》，收入《叢書集選》（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4），冊 529，卷 22，〈跋魯公祭李明姪文真蹟後〉，頁 48。

造成頗大的騷動。王惲在《秋潤先生大全集》中所記當時情況頗具史料價值，其中包括許多重要線索能補古書畫鑒藏史事，例如（傳）王維〈伏生授經圖〉、北宋蘇軾〈黃州寒食帖〉及北宋徽宗的〈五色鸚鵡圖〉等作品在元代的鑒藏歷程都或許能藉之略補。此外，《秋潤先生大全集》中收有相當豐富的顏真卿相關序贊與題跋，有助於進一步了解當時顏帖流傳與鑒藏的具體情況。值得注意的是，即使 1277 年後許多顏帖流向大都，王惲等北方士大夫所最關心的仍是顏真卿的擘窠大字，也就是〈中興頌〉、〈離堆記〉、〈東方朔畫贊〉等刻石，而較不重視其他顏書行草詩文與尺牘。蒙元滅宋，統一南北，促進了人員及書畫藏品在官私藏家間及地理空間中的流動。學界普遍肯定此事對江南文人書畫鑒藏及實踐方面所造成的影響。反過來看，南宋的官私收藏流向北方，是否對元初北方的書畫藝文圈造成積極的作用呢？就王惲及其交遊圈來看，影響似乎並不顯著。本文僅是初步觀察，諸多問題仍待進一步研究。

〔後記〕本文全部或部分內容曾在「游於藝：十一至十四世紀士人的文化活動與人際網絡」（長庚大學，2015）、「中國收藏與鑑定史國際研討會」（浙江大學，2016）及「蒙元與中亞、東亞之藝術交流學術工作坊」（中研院史語所，2016）等研討會或工作坊發表，感謝與會學者的建議與指正。《故宮學術季刊》兩位匿名審稿人惠予修改意見，特此一併致謝。惟文中疏漏之處難免，文責由筆者自負。

以王惲（1227-1304）《秋澗先生大全集》為中心的幾點考察

表一 《秋澗先生大全集》中題宋代皇帝書畫

	時代	王惲詩文	卷次
1	約 1278	徽宗臨張萱宮騎圖（七言絕句）	卷 27
2	約 1278	宣和梅蘭圖（七言絕句）	卷 27
3	約 1278	題理宗所題宮扇（七言絕句）	卷 27
4	約 1280	宣和珍禽圖（七言絕句）	卷 28
5	約 1280	宣和寶石圖（七言絕句）	卷 28
6	約 1280	徽宗畫周靈臺圖二首（七言絕句）	卷 28
7	約 1281	宣和墨寶歌贈顏提點仲復（七言古詩）	卷 9
8	約 1284	陶潛夏居圖徽宗筆杜亨甫家藏二首（七言絕句）	卷 29
9	約 1285	跋理宗題馬麟畫折枝木犀圖（七言絕句）	卷 29
10	約 1285	跋徽宗百露圖（七言絕句）	卷 29
11	約 1290	跋徽宗畫兔圖（七言絕句）	卷 31
12	約 1290	跋徽宗畫馬圖（七言絕句）	卷 31
13	約 1291	五色鸚鵡歌（七言古詩）	卷 11
14	約 1293	跋徽宗退朝圖二首（七言絕句）	卷 32
15	約 1295	徽宗石榴圖（七言絕句）	卷 32
16	約 1295	徽宗花鳥圖（七言絕句）	卷 33
17	約 1296	李德裕見客圖 唐韓滉筆徽宗臨并御題在後（七言絕句）	卷 33

表二 《秋澗先生大全集》中評論顏真卿其人或書之文字：

	時代	王惲詩文	卷次、頁次
1	未紀年 (約 1260 年代)	東方碑帖歌謝子初（七言古詩） (詩略)	卷 6，冊 1， 頁 216。
2	至元十二年乙 亥歲（1275） 夏四月六日	跋中興頌 歐陽公稱〈浯溪頌〉，□歲久剝裂，字多訛缺，獨李西臺家藏最為完好。予□得而見之。宦學四方，來藏魯公書甚多，茲獨闕。然及調官平陽，會郃君和之出故家墨刻八軸，蓋浯溪臨本也。命兒子孺臨摹，雖精氣轉索，庶幾典刑具爾。嘗聞公平生書五百餘石，其風骨氣韻率洞洞有神，如忠臣正色立朝，群姦魄褫；又如元氣賦物，流形都異，因其人而為變耳。始秦越人探丸起死不主，故常在邯鄲，則為帶不過洛陽，則稱老人西入秦，又以嬰兒醫名也，故評茲帖者謂閭偉發揚，狀巨唐中興勳德之盛，豈虛言哉？閑閑公偶以銀鈎鐵畫目之，恐未盡善也。至元十二年乙亥歲（1275）夏四月六日臥病中，書于謝帥第之班底北軒。	卷 71，冊 2， 頁 281。

3	未紀年 (約 1270 年代 前半)	跋麻姑壇記後平陽盧氏家藏 歐陽永叔云：「仙壇記有大小二本。」此大書者也，其興寄縹緲，穠纖妍麗，無不可人。正如賭麻姑手爪，令人背癢時不待爬搔，已漠然冰釋矣。魯公書大抵與元氣渾淪，千態萬狀，不可端倪，因其人而為變耳。第記中皆懷愜不經之事，公特為書之，豈王中令、謝太傅文彩勳名，凌誇百代，未害登東山而有高世雲霞之志也。	卷 71，冊 2， 頁 282。
4	至元十二年 乙亥(1275) 秋七月朔	題魯公書臧氏碑 魯公書三原臧氏二碑。所謂亂宗者，作擘窠大字，體端整而頗瀟散，如羽林疊壁，橫天作陣，勢相憂摩，與眾星爭光而色正，芒寒之氣為有間耳。其懷恪神道，銛鋒勁畫，望之凜然，挺植戈戟，一一較之，不無利鈍。惜乎出秀岩臨摹，使千金駿定困伏皂櫪間，其超逸絕塵之想，索寞無光，惜哉！乃知太師忠義之氣發於筆端者，諒非積學而後能也。至元乙亥（1275）秋七月朔，得此帖於參政李公。	卷 71，冊 2， 頁 282。
5	未紀年 (約 1270 年代)	題離堆記 魯公書號稱大雅，尤可重者。以忠義之氣發而為心畫，然端人不為枉者作計，此天下之通論。公平生書五百餘石，略無異議，獨離堆記文與字併出公手，或者少有疑焉。蓋鮮于氏附炎國忠，天寶間切取柄用，致位顯赫，及喪師瀘南，反以捷聞，建碑省戶，公然獻諛，向之為人槩可知矣。然觀記之所述，詳見者止向未第時卜築讀書等事，豈與其潔不保其往之義也。若歷臺省貳風憲持節劍南，作尹京兆，中間云：為一無稱道，是則不待抑揚，賢不肖之分昭昭矣。不然方元載以大奸當國，庭議之際，公直言折之曰：朝廷豈容公再壞邪？舉朝危，公不曾不少撓。又郭定襄以勳貴振耀一時，行次失序，毅然陳書，極論其不當，由是而觀，公剛嚴之氣如秋霜烈日，臨不可尚已，何瑣瑣姻婭能降公志，諛彼枯藋者哉？正以子昱等施舟涉險，歸葬先塋，純孝克成之志，有足嘉尚，如犁犢駢角，山川其舍諸乎？此蓋公述作之微旨也。趙氏子穆年十八，好古學，篆隸皆通習之，請予以題記，作是說以貽之。	卷 73，冊 2， 頁 301-302。
6	未紀年 (約至元十三年， 1276)	書中興頌後 唐中興頌石刻，字徑數最大，立法最密，就魯公平生所書合而論之，此為最善。其法度特變大篆為真楷耳，所謂只見性情，不見文字。至元十三年春正月，江左平，圖書珍異悉達京，師孟秀州德卿以是本見贈，把玩不釋手者累月，從弟韓從益求予臨寫，勉為刻鵠耳。	卷 73，冊 2， 頁 302。
7	未紀年	題中興頌後 中興碑本行於世者有三，其字頗小而加瘦者，蔡之所臨也；其捺印完好，苦無剥啗者，永之再勒也。予嘗謂魯公此筆用忠義為本，然後以大篆變而為楷體，故後之學者終莫能及。院主書趙穆博古通篆隸，今復研思於是，是將求筆意而通其變爾。吾知夫識斗間氣者，而得龍泉於豐城之獄必矣，趙生其勉旃。	卷 73，冊 2， 頁 304。

8	至元廿年(1283) 二月七日	讀舜廟碑（七言古詩） 至元廿年（1283）二月七日，同劉節使景融由西園過舜祠，入真陽庵，觀唐貞元間顏魯公于頔所書幽州節度使韋稔重修舜祠碑，書畫端莊，殊有父風。 （詩略） * 顏真卿之子顏頔所書〈幽州節度使韋稔重修舜祠碑〉	卷 9，冊 1， 頁 243。
9	癸未歲(1283) 夏六月入伏前 二日	題所臨顏魯公十帖後 大名楊君順之家藏劉元剛嘉定間忠義堂所刻魯公書廿一帖，予擇其大小尤精者臨一十帋。近在京師入翰林，復觀顏碑十餘本，皆所未見也。又與左山商公論其生平所得於公書者數焉，一口覺胸中頓有所悟。及南歸，取向所臨裴將軍等帖觀之，當時凝神筆端，非不玉汝，奈非其人而學不至，何譬如以美石追琢瑚璉則不可也。癸未歲（1283）夏六月入伏前二日，大雨淋漓，五晝夜不止。開窗隱几，坐見舍東積潦，展觀此帖，偶為題其後云。	卷 72，冊 2， 頁 293。
10	未紀年 (約 1280 年代)	跋顏魯公裴將軍帖 此帖予見者數本，皆大小不同，獨忠義堂刻，臨摹最善，蓋純以隸體發其奇特爾。至於詩格，雄偉壯麗，比之清遠等作，又何翅十倍曹丕也。	卷 72，冊 2， 頁 295。
11	至元癸未 (1283)	顏魯公書譜序 古人以書學名家者甚眾，今獨取魯公而譜之者，重其人以有開於風教故也。兼公之書上則闕三蒼之餘烈，中則造二王之微妙，下則極古今書法之變，復濟之以文章氣節之美，故後人作之，終莫能及。東坡云：「評書兼論其平生，苟非其人，雖工不貴。」 昔莆陽鄭樵（1104-1162）嘗集公代有金石刻，得七十有五。予之耳聞目睹，洎有其名而亡其書者，得六十有二。備錄家藏，實有五十有一。只以憺僻酷愛，營求三十年之久，纔所得如是。 念其嗜之無力，自非夤緣。物聚於所好，亦已難矣。鳴戲！公之書今存於世者無幾，加之歲刊月敝，有剝滅而已，可勝惜哉！若夫千金之璧，為世重寶，人能碎而不斲者，以求而可復有也。若公之書，寧復載得邪？ 故余作《譜》，按公春秋與所書碑刻歲月、官封，詳考而次第之，俾觀者知公之書因物賦形，變態百出。其胸中忠義之氣葱葱鬱鬱，散於筆墨之間者，至終老而不少衰。所謂止見性情，不見文字，令人想見當時氣象，有興起而不能已者，是不亦開於風教者乎？ 《譜》既成，客有過予而問曰：「二王乃真行之祖，顏陳縱橫，曾不踰矩，曷若即而為法乎？」余曰：「不然。孔子吾徒之願學也，然升堂入室固當有序，若即此而求臨池	卷 41，冊 2， 頁 10。

		之妙，則思過半矣。」客謝而退。 至元癸未（1283）得伏日序。	
12	未紀年 (約至元廿年， 1283)	答劉少卿顏書之問（七言絕句） 仙壇郭廟八關文，襄國濠州半籀分。 五帖論來皆具體，就中勁潤是殷君。	卷 29，冊 1， 頁 427。
13	未紀年 (約至元廿年， 1283)	平原縣有懷顏太師忠節（七言絕句） 羯奴獵火九州空，平地孤城與抗雄。 十七郡兵同日集，奮從吾守倡孤忠	卷 29，冊 1， 頁 428。
14	至元甲申歲 (1284)正月	平原行至元甲申歲正月作（七言古詩） ……事雖曠代有足感，魯公之義世所尊。我來弔古增末慨， 蒼煙草樹連荒闕。欲尋遺廟不復見，寶刻留在東方珉。栖 蓋亭前野日曛，平原城下酹忠魂。朝廷何嘗容直道，志士 蹈難甘捐身。此心自視無愧已，一時知否非所論。嗟余何 者敢跋扈，屢書不厭泉鸞分。當年紀載兩鬼域，九泉奄奄 隨埃塵。先生一死固不朽，雅操何翅同松筠。故應烈日秋 霜氣，千古堂堂凜若神。	卷 9，冊 1， 頁 245。
15	未紀年 (約至元廿一 年，1284)	常山太守歌（七言古詩） （詩略）	卷 9，冊 1， 頁 245-246。
16	至元廿五年 戊子(1288) 秋八月廿日	對魯公問 顏魯公，唐一代鉅臣，論者當明其心，求其迹則非也。公 始終王室，死而後已，蓋素所蘊也，不幸值唐中衰，以 孤忠大節，立于傾朝。死覲一言，有補於國，至於老不退 休……至元戊子（1288）秋八月廿日，晨起偶記往年對翰 長之問，特為筆此，且發所潛之幽光云。	卷 45，冊 2， 頁 54。
17	大元己丑 (1289)秋七月	題家藏禱佛帖後 顏魯公書氣洞金石，精貫白日，然得長史心法，筆力日進， 遂集大成。公之書可知宜其使長沙北面，高閣終不侔也。 初藏者平章政事盧子，蓋自琉璃餅中協神英者也。大元己 丑（1289）秋七月，秋澗老人曾收。	卷 72，冊 2， 頁 289。
18	未紀年 (約至元卅年， 1293)	題麻姑壇記後（七言絕句） 麻姑來會蔡經家，麟脯玕盤間異花。 海上仙人多狡獪，半盃白粲走丹砂。	卷 32，冊 1， 頁 462。
19	未紀年 (約元貞元年， 1295)	和張鵬飛詩韻（七言古詩） 魯公平生書百碑，眾筆腐朽驚神奇。 長沙大笑稱老賊，當時未必為真知。 大師忠義膽身大，寓意於書忘吊賀。 君不見路逢碧落三日觀，一字未厭書萬過。	卷 11，冊 1， 頁 268。
20	未紀年	答宋克溫問魯公書法 余觀魯公書分數布置稱停深穩，雖毫髮精極，楷法至於韻 勝溫潤，正周旋曲折剛健中出婀娜爾，極其所至，第見性 情不見文字。所謂性情，以忠義二氣為之大本也。平日所 得如是，未審吾友為如何耳？	卷 73，冊 2， 頁 304。

引用書目

傳統文獻

- （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李勉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
- （宋）佚名，《寶刻類編》，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682，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影印。
- （宋）鄭樵，《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374，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影印。
- （元）王惲，《秋澗先生大全集》，《元人文集珍本叢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冊 1-2。
- （元）宋褱，《燕石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212，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影印。
- （元）姚燧，《牧庵集》，收入《四部叢刊正編》，冊 68，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
- （元）胡祇遹，《紫山大全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196，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影印。
- （元）許衡，《魯齋遺書》，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出版編輯組輯，《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冊 91，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
- （元）虞集，《道園學古錄》，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207，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影印。
- （元）劉因，《靜修先生文集》，收入《叢書集選》，冊 529，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4。
- （明）宋濂等撰，《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

近代論著

- 石守謙，〈趙孟頫乙未自燕回——元初文人山水畫與金代士人文化〉，《美術史研究集刊》，39 期，2015 年 9 月，頁 187-240。
- 石守謙、葛婉章主編，《大汗的世紀——蒙元時代的多元文化與藝術》，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1。
- 任道斌，《趙孟頫系年》，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
- 朱關田，〈宋拓顏真卿《忠義堂帖》〉，收入啟功、王靖憲主編，《中國法帖全集 9·宋忠義堂帖》，武漢：湖北美術出版社，2002，頁 1-15。
- 求芝蓉，《元初「中州士大夫」與南北文化統合》，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
- 昌彼得，〈跋元刊本《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增訂蟬菴群書題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1997，頁 335-340。

- 青木正兒等，洪惟仁譯，《書道全集》，第9卷，臺北：大陸書店，1998。
- 姜一涵，《元代奎章閣及奎章人物》，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1。
- 段瑩，〈金元鑒藏風氣轉移中的東平士人〉，《故宮博物院院刊》，2019年12期，頁33-49。
- 啟功、王靖憲主編，《中國法帖全集9·宋忠義堂帖》，武漢：湖北美術出版社，2002。
- 張光賓，〈試論遞傳元代之顏書墨跡及其影響〉，《紀念顏真卿逝世一千二百年——中國書法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87，頁175-186。
- 張明，〈元代館閣文人群體與書法復古思潮研究〉，吉林：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博士論文，2017。
- 張蜀蕙，〈誰在地景上寫字——由〈大唐中興頌〉碑探究宋代地誌書寫的銘刻與對話〉，《師大學報》，55卷2期，2010年9月，頁29-76。
- 莊子薇，〈從《忠義堂帖》看顏真卿於南宋之形象〉，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4。
- 陳韻如，〈蒙元皇室的書畫藝術風尚與收藏〉，收入石守謙、葛婉章主編，《大汗的世紀——蒙元時代的多元文化與藝術》，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1，頁266-285。
- 陳韻如主編，《公主的雅集：蒙元皇室與書畫鑑藏文化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6。
- 傅申，《元代皇室書畫收藏史略》，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1。
- 黃緯中，《金代書法研究》，臺北：蕙風堂筆墨有限公司，2012。
- 葉愛欣，〈「雪堂雅集」與元初館閣詩人文學活動考〉，《平頂山學院學報》，21卷6期，2006年12月，頁31-34。
- 趙琦，《金元之際的儒士與漢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盧慧紋，〈元代書家康里巎巎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
- 盧慧紋，〈康里巎巎（1295-1345）行草書分期與風格溯源：再思元代非漢族書家的「漢化」問題〉，《故宮學術季刊》，32卷1期，2014年秋季，頁47-112。
- 蕭啟慶，〈忽必烈潛邸舊侶考〉，《元代史新探》，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頁263-301。
- 蕭啟慶，《九州四海風雅同：元代多族士人圈的形成與發展》，臺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公司，2012。
- 魏文妮，〈元初對晉至宋繪畫的看法〉，收入上海博物館編，《千年遺珍：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6，頁325-329。
- Brown, Claudia. "Some Aspects of Late Yuan Patronage in Suchou," In *Artists and Patrons: Some Social and Economic Aspects of Chinese Painting*, edited by Chu-ting Li, 101-110.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0.

- Fu, Marilyn Wong. "Hsien-yu Shu's Calligraphy and His 'Admonitions' Scroll of 1299." PhD diss., Princeton University, 1983.
- Fu, Marilyn Wong. "The Impact of Re-unification: Northern Elements in the Life and Art of Hsien-yü Shu (1257?-1302) and Their Relation to Early Yüan Literati Culture," In *China Under Mongol Rule*, edited by John D. Langlois, Jr., 371-433.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 Langlois, John D. Jr., ed. *China Under Mongol Rul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 Li, Chu-tsing. "The Role of Wu-hsing in Early Yuan Artistic Development under Mongol Rule." In *China Under Mongol Rule*, edited by John D. Langlois, Jr., 331-37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 Sensabaugh, David. "Guests at Jade Mountain: Aspects of Patronage in Fourteenth Century K'un-shan." In *Artists and Patrons: Some Social and Economic Aspects of Chinese Painting*, edited by Chu-tsing Li, 93-100.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0.
- Weitz, Ankeney. "Notes on the Antique Art Market in Hangzhou." *Ars Orientalis* 27 (1997): 27-38.
- Weitz, Ankeney. *Zhou Mi's Records of Clouds and Mist Passing Before One's Eyes: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Leiden: Brill, 2002.

圖版出處

- 圖 1 宋，蘇軾，〈書黃州寒食詩卷〉與黃庭堅跋，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2 傳，王維，〈伏生授經圖卷〉，大阪市立美術館藏。圖版取自大阪市立美術館、社團法人日本書芸院、上海博物館編，《大阪市立美術館藏·上海博物館藏：中國書畫名品錄》，大阪：《中國書畫名品展》實行委員會，1994，頁 16-17。
- 圖 3 宋，趙佶，〈五色鸚鵡圖〉，波士頓美術館藏。圖版取自中國古代書畫鑒定組編，《中國繪畫全集（2）：五代宋遼金 第 1 卷》，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1999，頁 138-139。
- 圖 4 金 - 元，姚樞，〈贊皇復縣碑記〉，局部，碑在河北贊皇。圖版取自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第 48 冊 元，頁 50。
- 圖 5 元，王惲，〈重建十方棲巖禪寺之碑〉，局部，碑在山西永濟。圖版取自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第 48 冊 元，頁 62。
- 圖 6 唐，顏真卿，〈乞米帖〉，收於南宋，留元綱刻《忠義堂帖》，卷 1，浙江省博物館藏拓本。圖版取自啟功、王靖憲主編，《中國法帖全集·第九冊 宋 忠義堂帖》，武漢：湖北美術出版社，2002，頁 18-19。
- 圖 7 唐，顏真卿，〈奉辭帖〉，收於南宋，留元綱刻《忠義堂帖》，卷 1，浙江省博物館藏拓本。圖版取自啟功、王靖憲主編，《中國法帖全集·第九冊 宋 忠義堂帖》，武漢：湖北美術出版社，2002，頁 20-21。
- 圖 8 唐（758），顏真卿，〈祭伯文稿〉，局部，收於北宋《甲秀堂帖》。圖版取自青木正兒等著，洪惟仁譯，《書道全集》第 9 卷（唐 III·五代），臺北：大陸書店，1998，圖 22-23。
- 圖 9 南宋，留元綱刻《忠義堂帖》，浙江省博物館藏拓本，圖版取自啟功、王靖憲主編，《中國法帖全集·第九冊 宋 忠義堂帖》，武漢：湖北美術出版社，2002，頁 1。
- 圖 10 唐（771），顏真卿，〈大唐中興頌〉，局部，刻石在湖南浯溪。圖版取自張異賓、柯君恒主編，《南京大學珍藏金石拓本》，北京：科學出版社，2015，頁 176-177。
- 圖 11 唐（758），顏真卿，〈祭姪文稿〉，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12 唐，顏真卿，〈劉中使帖〉，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The Activities and Connoisseurship of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Among Northern Literati
in the Early Yuan: A Survey of Several Points
Focusing on Wang Yun's (1227-1304) *Complete
Collected Works of Qiuqian***

Lu, Hui-wen

Graduate Institute of Art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bstract

After the Mongols conquered the Jin dynasty in 1234, Kublai Khan made a call to scholars to join his administration of Chinese lands. Among those invited at that time were many Jin dynasty literati who later became important officials at the Mongol Yuan court. Modern academia has paid relatively more attention to how these ex-Jin literati played a central role in politics, institutions, and Confucian learning of the early Yuan dynasty than their activities in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along with the pervasive influence they had on art circles at the capital of Dadu in the early Yuan. *Complete Collected Works of Qiuqian* (Qiuqian xiansheng daquanji) in 100 *juan* represents the writings of Wang Yun (1227-1304; sobriquet Qiuqian), an early Yuan government official, writer, and connoisseur of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The text includes mostly various matters,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s, and anecdotes of what he had seen and heard. In addition to its enormous historical value, the text includes many inscriptions that Wang Yun wrote for works of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The works of art that Wang Yun had seen dated purportedly back to the Three Kingdoms period up to the Jin and early Yuan. The contents of his inscriptions touch upon comments on and connoisseurship of the work in question as well as a record of with whom and in what gathering the viewing had taken place. This makes the text exceptionally vital to understanding art activities in the north during the late Jin and early Yuan period. The contents of *Complete Collected Works of Qiuqian* are quite broad and the

topics addressed therein very large in number. The present study in particular examines the art circles and networks in Dadu, the circulation of artworks after the fall of the Song dynasty, Wang Yun's evaluation of the Tang dynasty calligrapher Yan Zhenqing (709-785), and the circulation of Yan's calligraphy. The several points brought up for study in this survey can serve as a foundation for further research in the field.

Keywords: Wang Yun, *Complete Collected Works of Qiujian*, Dadu, Yan Zhenqing

(Translated by Donald E. Brix)

以王惲（1227-1304）《秋澗先生大全集》為中心的幾點考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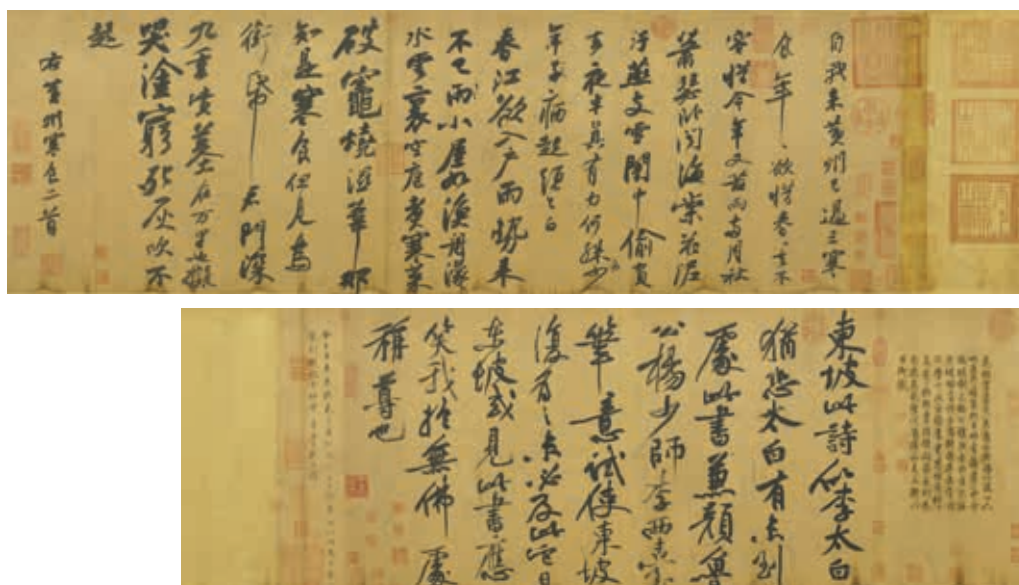


圖 1 宋 蘇軾 書黃州寒食詩卷、黃庭堅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2 傳 王維 伏生授經圖卷 大阪市立美術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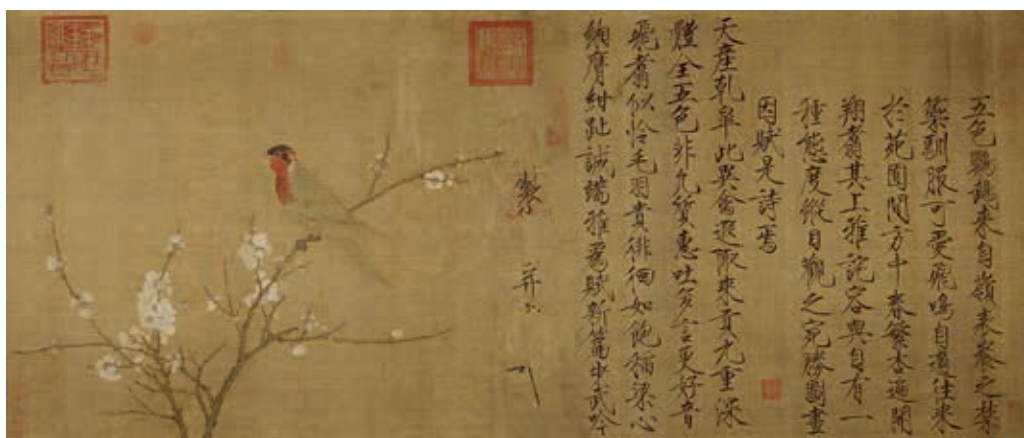


圖3 宋 趙佶 五色鸚鵡圖 波士頓美術館藏



圖4 金-元 姚樞 贊皇復縣碑記 局部 碑在河北贊皇

以王惲（1227-1304）《秋澗先生大全集》為中心的幾點考察



圖5 元 王惲 重建十方棲巖禪寺之碑 局部 碑在山西永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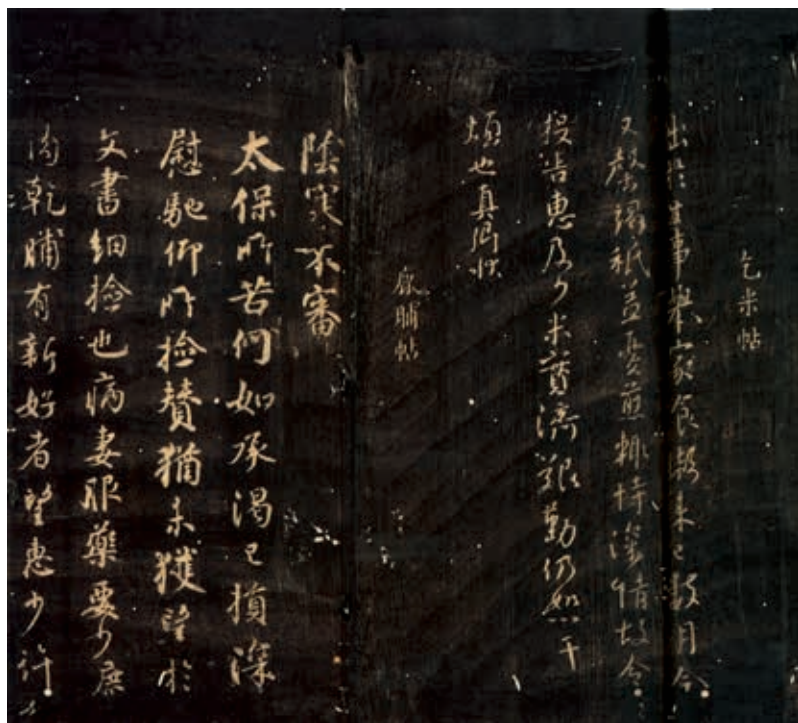


圖6 唐 顏真卿 乞米帖 浙江省博物館藏南宋留元綱刻《忠義堂帖》拓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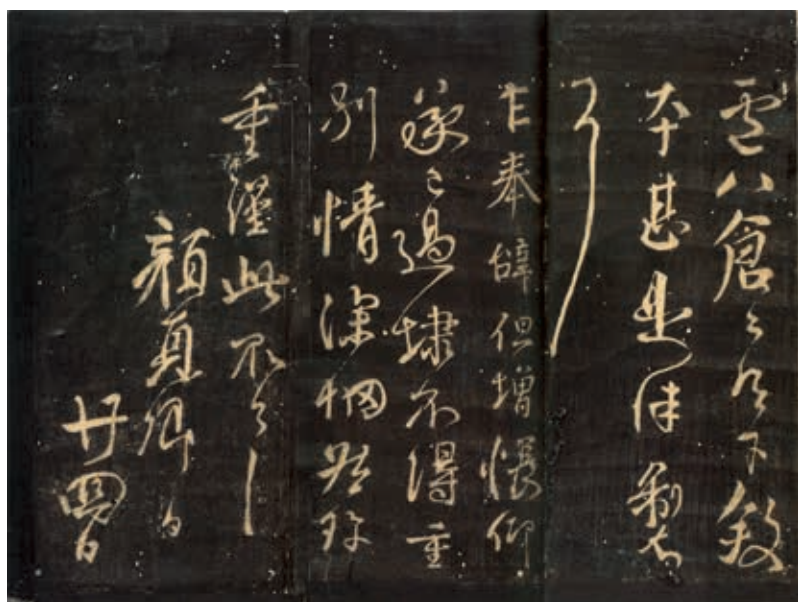


圖7 唐 顏真卿 奉辭帖 浙江省博物館藏南宋留元綱刻《忠義堂帖》拓本

元初北方士大夫的書畫活動與鑒藏：

79

以王惲（1227-1304）《秋澗先生大全集》為中心的幾點考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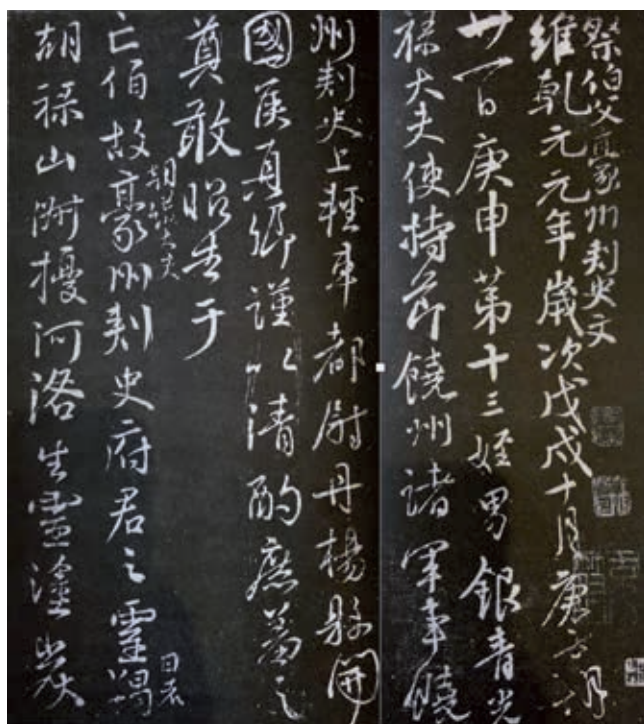


圖 8 唐（758） 顏真卿 祭伯文稿 局部 北宋《甲秀堂帖》



圖 9 南宋 留元綱刻《忠義堂帖》 浙江省博物館藏拓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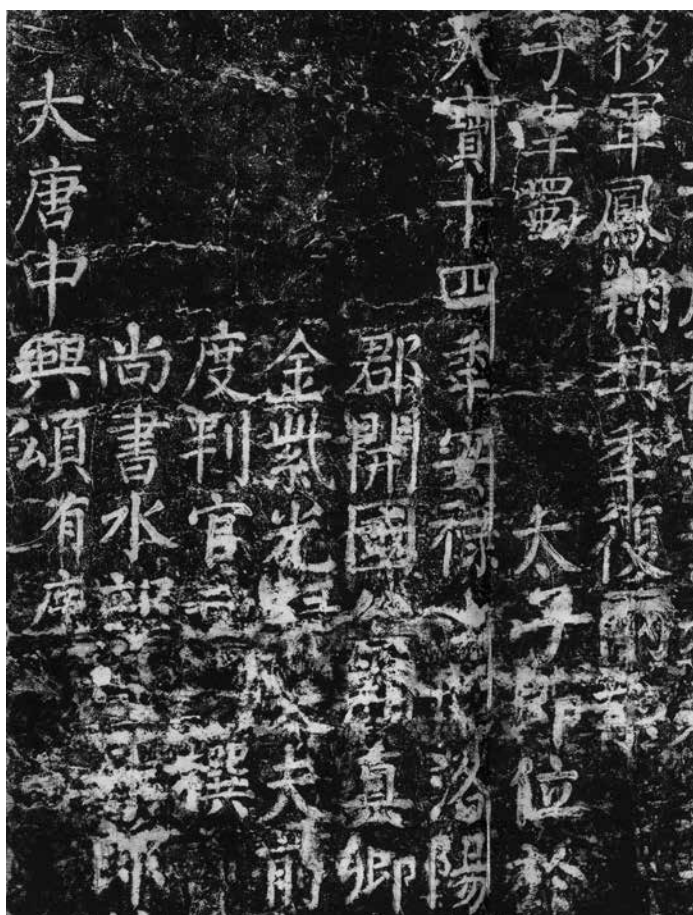


圖 10 唐（771） 顏真卿 大唐中興頌 局部 刻石在湖南浯溪



圖 11 唐（758） 顏真卿 祭姪文稿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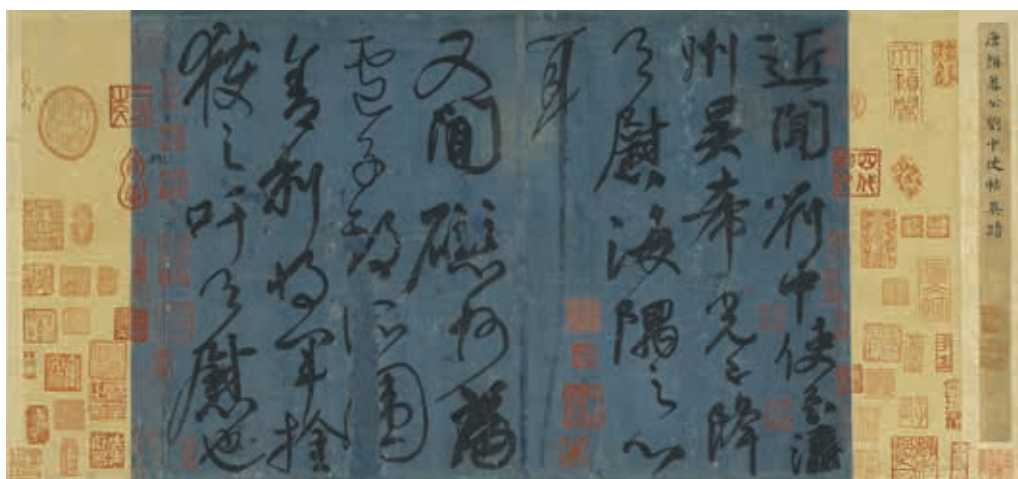


圖 12 唐 顏真卿 劉中使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